

孟子卷第十二首不朱熹集注



告子章句下也何首



凡十六章樓即曰之禮以告子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

重與食孰重曰禮與食孰重曰禮

與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

曰弟子也以豔食與贈而次不以豔食

色與禮孰重也謂一與一與羽之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於答是也何有

孟子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集注

孟子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食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

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

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

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

謂哉。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奚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帝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

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則將撻之乎？

終音軫樓音婁。終戾也樓牽也處而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

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
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
爲患哉弗爲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
匹禮記說匹爲鴛鴦是也烏獲古之有
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
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

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
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
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
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
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

姓蓋日用而不知耳。高鑊之事也。百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
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
行。是桀而已矣。命之至也。率是卦而已
之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
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
少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
不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河內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
業於門。

公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
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
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之。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
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

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

曰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

曰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

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關與寧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
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
曰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此越人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
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豈長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

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
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
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
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

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
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慕號天
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

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
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
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
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
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
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

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曰夫古之志
曰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
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
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
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
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蓋以專其父爲
謂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
然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
夫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是皆以心以幣交受之義

則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
曰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
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
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
也其入德也難也。言謝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
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見謝子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

喜得其間隙而問之。此必自蒧野姑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
爲其爲相與？曰：見季子由平對之，齊不
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
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
輕之耶？其國也，歸之齊，賦之不辭，故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惟不役志于享。贊不同。○鮑丸曰：季子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
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
自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
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
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豐意不及先後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

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而何也。曰。行也。欲也。不欲也。而
不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
道。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
孟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
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
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
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
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

爲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
善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
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
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

曰。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
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

而必能有爲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
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
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

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
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
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
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子孟子仕
不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

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
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
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
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
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
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始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

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
女樂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遂
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
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
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
樂去而以膾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
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

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
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
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
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
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
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

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
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
蕪遺老失賢。陪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六國土也荒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天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

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諸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
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
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示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
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

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
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
之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之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
身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
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
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
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

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無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

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

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

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百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而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

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滑音骨。滑釐慎子名千里不千里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
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
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
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
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
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
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
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孟子。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
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
能一朝居也
白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
由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
能薄飲食忍者欲與童僕同苦樂樂
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
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
非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
足用也

也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
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百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稷早
室熟故生之糗食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
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
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而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
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
是築隄壅土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孟順水之性也。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故曰當却壑。利首小水，自注爲大。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直也，多與，察其與重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谷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

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曰：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也。皆當以人爲。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

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乎曰否有以憲乎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
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

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

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

夫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

其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其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

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
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
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
刺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
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
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
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
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

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

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

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

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
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
困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
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
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
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
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
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第十二

孟子卷第十二

造不與谷因某之語萬人無非矯也
歸之也。毋乃自言也。此短辭短與
入語語短也。是自言首與是亦非矯

孟子卷第十三 舍養體 朱熹集注 軍限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
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
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

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

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
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
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
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
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
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
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

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
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
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盡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
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是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
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

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
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
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
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
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
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
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
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
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
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
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

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
窮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
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
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其爲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而所
又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

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
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
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
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矣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

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

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
外物之誘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曰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
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
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
不失望焉

然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

孟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
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
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知者
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
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
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
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
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
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
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
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
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

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拂民之
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舜禹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
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
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
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
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
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
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
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
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

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
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
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
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

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
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
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
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
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
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
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孟子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

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者愛其親者及其是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
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
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
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
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
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
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
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
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
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
反是心則所謂拓充其羞惡之心者
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

疾

疢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
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
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

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

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
姑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
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
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

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
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
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
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
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

之徒曰文文賢博月然於世時時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
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
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
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
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

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
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
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
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
其樂爲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
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
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
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

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粹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
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
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
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
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
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
之所歸餘見前篇夫百海八田四夫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

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
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古語曰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
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古語曰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
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
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

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其愛
不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
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
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
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
也

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

也。煥皆本體。思治以調。棟治以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王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

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
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
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
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
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

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
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
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
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人
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

也。子曰：舜其大也。自舜以下，皆小人也。孳孳勤勉之貌。言雖未至於聖人，亦
是聖人之徒也。言聖人之德大而百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而
蹠盜蹠也。博以道至也。如章句所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

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
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
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
，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
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
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不爲也。

不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未幾時或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當殺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而曰是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

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

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
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
也

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
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
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
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
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
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
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
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
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
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

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
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
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
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
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
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
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
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
意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
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軻音刃與仞同。八尺爲
仞言鑿井雖深然不及泉而止猶爲
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

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
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
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
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
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
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而予不狎于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也。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篡也。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也王子執問曰士何事

執丁念反。執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
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
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
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
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

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
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
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
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
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
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
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哉。曰：其心者，言其大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
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
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
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
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
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
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
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
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
曰：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
也。平贊。辨獸問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

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跼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跼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子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

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討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蠅草齋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宋牼父致語人曰吾曰此非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

居者乎其居對之然也民居天下之戴
王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睅然見於面盎
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
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
相似也

呼去聲。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
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
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
蓋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
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
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

恭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

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

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

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

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

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

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

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

齊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

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

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之而未盡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
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
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紵之忍反。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

曰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
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
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
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喪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王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

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
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
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
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
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
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此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
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
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
章也
有私淑艾者

育艾音义。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
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
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
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
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
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是而後之，皆
有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

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
孳孳也。

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彀率。回、盩者，人不道也。
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孳

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
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

從之音對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
出也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
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
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

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
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
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
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
以身殉道而不矜也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

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
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或曰良天下無道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無不道辭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
不荅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
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
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荅也
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

其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
以不荅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
又惡夫意之不誠者不問不爲者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

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
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
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

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
孟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
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
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

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歆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

齧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
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
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
不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
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
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
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
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
知務也。

孟子卷第十三

孟子卷第十三

上而惡起曰以等事此孟子所不

味辭也

孟子卷第十四 始及其朱熹集注其有不
盡心章句下 附太子申也心士也之始及

凡三十八章

附其也肉也數之輝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其何愛于弟也故之具也附以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
公所愛及其所不愛也王以士也之始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
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
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以其所不愛及
梁惠王以下孟子荅辭也糜爛其民
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
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
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
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
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
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
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

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
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
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
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
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
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
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
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

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何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
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
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
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
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

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
入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
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
南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
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
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
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
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
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

論斲輪之意蓋如此由心部華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媠烏果反。飯食也糗乾
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
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

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
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
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
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閒去聲。言吾今然後知者必有所
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

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入亦錄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徵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

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其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

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
以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

矯情干譽是以能遜千乘之國然若

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

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

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無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二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
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
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
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
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
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
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
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

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

益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

興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

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

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
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
炙之者乎。○祭所不夫豔而止歸之輕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
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
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
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
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
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
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
父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
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
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危與厄同君臣皆惡無
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

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

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

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

言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
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

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

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

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

自墜其聲問之美子思子以為文王之

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

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

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

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

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
茅塞子之心矣冥冥矣

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
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
其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
孟子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即今以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

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彘

追音堆。彘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

周禮所謂旋蟲是也。彘者齧木蟲也。

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

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

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曰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復扶又反。○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

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

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

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
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
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
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
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
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

善
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
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
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
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
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
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
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

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
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
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
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
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
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
謂善人矣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
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曰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
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
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
樂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
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
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聖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大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

今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以至於神則不

可得而名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罾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
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言人爲非劫之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
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
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
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

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
珠王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
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
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
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
○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
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
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
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
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
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
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
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子孟子也

度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受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是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也
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

也非仁義矣

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

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非二義矣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

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

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餌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餌音忝。○餌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餌。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去聲。古人賢不肖皆帶之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

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

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

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

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

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

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

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言行去聲。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

樂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
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
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
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
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

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榱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

前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

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

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

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

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食前六文類食既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爲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

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

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會肉鼎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
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
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
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獯音縮○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
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
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
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
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

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

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

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

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

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

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
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
其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
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
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

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
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
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
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
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人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
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

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
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

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闒音奄。踽踽獨

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

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

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

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

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

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

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
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
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
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
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愿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
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
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
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
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
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

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
合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
曰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

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
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
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
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

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得爲
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
興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
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
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
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
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

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
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
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
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

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
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
知之

散素曾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
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
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
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

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
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
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
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
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
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
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
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

孟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
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
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
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
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
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
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子思子之後一
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
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第十四終

○有宋元豐八年辛酉

